

（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童年旧事】	坦白	张辛欣
【不堪回首】	关于父亲的日记，无法哭泣	潘虹
【动乱年代】	乱世逸民——记“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下）	章立凡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童年旧事】

坦白

• 张辛欣 •

◇ 1

我对着镜子下剪子。咔嚓，咔嚓，剪掉为舞蹈梦留的长发。用猴皮筋扎起小刷子，扣上旧军帽，系上红领巾，左胳膊套上红袖章——这是要点。最先是扎块红布，很快，聪明人从毛主席亲笔手写诗词里拼出“红卫兵”三个字，黄字印在红布上，别在左袖。

但是，袖章对于我纯属装饰品。按照革命规定，小学不能成立红卫兵组织，初中以上才可以。就差一年我没有资格正式投身革命。

六公主府里像我这样的，穿了旧军装，扎上小刷子，戴了红袖章的酷女孩，有着一帮。外面的世界巨精彩，在破除，在抄家。在月色下被雕梁画栋环绕着，少女十三岁们只能托腮冥想。

我们很想找个地方破一破，抄一抄，可是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被人破过抄过？唉，没有我们的革命乐园了……

女孩唧唧喳喳让过路的大人停脚。一个女孩的妈妈，我们统称“阿姨”的接口说：“哦，有这么一个地方可能合适你们，”好像怕我们出去玩走丢了，“这地方离咱们大院很近。”

女孩都转过头来。阿姨在国务院下属的北京古建筑保护机构工作。阿姨说，有这么一个院子，里面只住一户人家，很多年来古建筑研究机构在想，这家人居住面积过大。院子离六公主府真的很近，只有两条胡同。

有点意思。有一点。

阿姨走了。谁的爸爸，我们统称“叔叔”的路过。我们在重复阿姨说的院落主人的名字，走过去的叔叔接口：“哦，前粮食部部长，大右派。”
另一个叔叔走过来，走过去，“大右派。前粮食部部长。”

好了。就这个院子。就这个人了。
这个人的名字：章乃器。

◇ 2

低矮台阶，黑色小门。在这个胡同路过多少回，我从来没注意过这个小门。

我们站在门前，十三岁的女孩儿，我、烂鸭梨、大白兔、坏海棠、四眼儿的妹妹鼠鼠猫，木头人的妹妹圆圆头什么的，还有一群跟屁虫儿小妹。

我们有礼貌地敲门。旧家教不可能一下子都清除。黑色小门拉开一扇小窗，露出一张年轻男人脸，眼神有点忧郁。他看看我们，哗啦，小窗关起来。

我们继续敲门。小窗又一次打开，换了一张年轻女人的脸，她道歉说弟弟不懂事。她从里面拉开门闩。

我们鱼贯进入。我在最后把黑门关好。狭长走道左边开口，可见一个狭长的前院，坐北朝南一排房，房子对着一堵墙和一座二道门，里面是描画影壁。这是一座典型四合院，二道门后面的主房景象被影壁挡着。

穿过门，穿过影壁，我们站在正院里了。左厢房一排，右厢房深进去另一处幽静小院。我们看定的是坐南朝北的正房。两个柱子挟持正中的雕花木门。

正院安静，没有人气。领我们进来的年轻女人不见了。

嘿，前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大右派，对于胡同小百姓来说，你头衔太大，他们不敢动手。对于正规红卫兵来说，你藏得太深。哈哈，章乃器，你是特地留给我们这些新贵政治小女孩的好玩意。

从前院厢房传来吵嘴声。年轻男子声，“你为什么把她们放进来！”年轻女子声，“我不敢不放吗？”……我们陷落在空空正院，拉开一排站在正屋台阶下。

“章乃器！”
我们中间一个女孩喊。
无人应。
“章乃器你出来！”
还是没人答。

鼠鼠猫爬到窗台上去了，钩住雕花窗棂朝里面张望，用后脑勺对台阶下的我们报告：“哈……看到了！看到他了！……他正趴在床底下！”

我有点不信，太像漫画情节？紧接着，知道她太对了。鼠鼠猫还站在窗台上呢，正面的双扇门，突然打开了。

个高大，白胖，上年纪男人出来了，鼻梁上垂着老花镜，一身做工和质料上好的灰色呢料中山装，手里抱着一本白皮书。显然，他刚才是爬到床底下摸这本书来着，因为他的膝盖上沾满了尘土，袖口上还挂着蜘蛛网。

胖老头举起这本小白书，居高临下严厉喝问：

“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

我们愣住了。

“你们这叫‘擅自闯入私人住宅’，这是违反宪法的。”

现在我看清楚了，老头手里举的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白色封面中间有红色金色一个圆。我们愣着。代表农民工人的金麦穗和金镰刀的红色小国徽，好像阻挡妖怪的沉重门神。

章乃器，个子大，还挺胖，并且站在台阶上。站在台阶下面的我们阵势不整。双方就这么怪怪僵持着。

我后来知道，章乃器特爱使用宪法。章乃器爱女人，街道居委会的妇女监视女人出入小黑门，报给片警，于是他和女人被告上法院。章乃器居然带着宪法上庭，用宪法解释民间说法：“捉奸要捉双。请问法庭，警察，各位妇女：我和这女人偷情的确实证据在哪里？请你们拿出来。”

哇！眼睁睁，大家伙看着这位章乃器，左手抱宪法，右手挽女人，双双胜利下堂。案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版的《砸烂旧公检法制度》一书中，作为旧的法律系统必须摧毁的例证。

我后来看到的故事印证我一无所知的眼前。面对章乃器手中的宪法，我只有发愣。用这个当武器的真没见过！就这么撤了？坏海棠，还是烂鸭梨，最能干的女孩儿，都傻着不做声。

突然，圆圆头冲着章乃器的鼻子嚷嚷起来。

圆圆头特别能嚷嚷。每当女孩吵架，她就嚷嚷上阵，靠着乱叫杀败对手。想不到，一女孩吵架乱嚷嚷的能耐，让我们集体打败了宪法！章乃器躲开了。靠边了。我们立刻迈进他身后开着的门，进了正屋。

我愣住了。

◇ 3

我进了一座古代宝贝博物馆？

这里，那里，架子上摆满古董，稀奇古怪，各种各样。屋子挺大的，宝贝构成迷宫和拐弯。顺着琳琅满目的古董我绕到后面来。这里有书房，有厕所，坐式马桶。嗯，在京城老房子里这比古董还稀罕。

我推开一扇门。一张大床躺着一女人。细声细气说自己是章乃器的老婆，说在生病。我关门退出来。

就在关门的时候我听到前面“稀里哗啦”巨响。我赶紧跑回屋子前面，正看到一个屁股一晃，哗啦，一个大花瓶飞起来了，碎成很多片！

“哦。”那屁股转回来，是一个六公主府男生。他乐了。随着碎片四处飞落，屋内景象在我眼前展开着，刚才还在架子上的古董全都到地上了，架子也都翻倒了。在碎片古董和翻倒的架子之间，这么一会儿工夫，不只是女孩儿了，六公主府男生也来了！好惊讶男生闻风而动的能耐。

“嘿，他们怎么知道咱们到这儿来了？”我悄悄问鼠鼠猫。
木头人嗤之以鼻打断我：“想私下霸占革命？你们女孩儿懂什么！”

我不懂？！我立刻懂到史前史！

我的脚踢到一把剑头。“青铜剑！”四眼儿在翻倒的架子那边喊。

这是我脚边的战利品，我抢先抄起来。很久很久前的兵器啊，我一直梦想挥舞着它，披荆斩棘，所向无敌。把沉甸甸的“剑”拿在手中，没把儿，所谓青铜，发着绿霉，原来是这么个烂玩意儿！

哗啦！继续有动静。更多女生男生拥进来了。黄军装，红袖章，是真正的红卫兵来了。从胡同外面大街不同中学来的。

哗啦！继续有动静。更多的人，成年人拥进来。蓝衣服，红袖章，还有没袖章的。这些人站在门口看，进来继续看。从地面看到房顶，从房顶看回地面。大张着嘴，满脸写着“可算看到传说是什么样了”！

◇ 4

什么时候天黑了。胡同里的革命者全回家做饭去了。大街上的红卫兵哥哥姐姐也都暂时收兵了。我们，六公主府女生男生不打道回府。我们得把守着我们首先开发的革命成果。

我们在前院厢房扎寨。把一架钢琴推到角落，男女大官二官睡沙发，马屁精我们都睡地上。我们一起把大地毯卷起来，卷成一个长长的枕头。男生枕一半，女生枕一半，各自侧身，冲着同类同性别的。

烂鸭梨大官，虾米似的弯在单人沙发里，从地上捞起一片纸，高声念起来：“亲爱的，自从分手我一直想念你……”女生咕咕小声笑着评价：“是哪个女人给章乃器的情书。”
“……我发现，我月经没有来……呸！”烂鸭梨扔掉了信，“恶心！”“恶心！”“恶心！”烂鸭梨和女生争先恐后地表白，伴随着钢琴一片乱弹声。

溜边鱼好有发明啊，他把钢琴当做床，斜躺在琴键上，“请听我创作的交响乐。”

他一躺下，立刻发出一大片轰鸣。灯关了，溜边鱼的无数动静继续。只要他身子稍微动一下，就发出高低各种音响组合，全然无法预料。

躺在黑暗中长地毯枕头的最边上，一半身子落在地板上，我睡不着，好兴奋。这个人家比胡同任何别人家都好，太好了，第一次我能够和六公主府女孩儿混在一起了，我被排斥的另类处境被“章乃器”解放了。

清晨到来，在正式革命大众拥回来之前，我再看这个院落。绘画影壁糊满大字报，雕花走廊悬挂大字报，连芙蓉花的柔弱树干上也糊着打倒的标语，大石砖地面写满了——打倒！打倒！打倒！才一天时间，革命成绩让我不认识这个院子了。

“我有癌症！癌症！”章乃器老婆在大喊大叫，她正被连床一起抬着从正屋出来。她死活扒住门框不松手。

“大右派老婆，你还想住正房！”

大家把她抬到正屋旁边死角里保姆住的小屋去了。她得的是乳腺癌。据说她让男生看她恶化的伤口想得到同情，胆大的女生也有看过的。我可不敢看。章乃器本来正要和妻子离婚，现在也搬到死角里。离婚也住一起吧。

正院点起火在烧书。章乃器有不少恶心的书，在带插图的书上，我头一次看到男女赤条条搂抱的春宫画！赶紧烧掉吧！但是我们扔到火里的还有《十万个为什么》，是少年我们都看的科学知识丛书，超流行，昨天进他书房我看到这些书翻开着，说明他也读。烧这样的书我觉得可惜，但是，烧吧，还有古老的人体图谱，盘旋经络脉穴，像是星辰运行图，封建迷信，烧！

但是，那些扔在地上的古董宝贝，我不觉得应该碎，该把它们放起来。于是，我问章乃器的保姆放在哪里。这个一声不响，但是似乎无处不在的中年妇人打开东厢房。里面堆满蓝色湖绿色的盒子。大的，小的，方的，长的。打开象牙插封，里面是浅色调缎，绸缎中间有形状各异的凹。哦，不同的宝贝放不同的盒子。

这有意思！得找哪件宝贝对哪一个小凹。我把古董从各处抱来，都堆在东厢房前面的地上。我坐在台阶上，脚边堆满宝贝，身后无数宝贝盒子。我拿起一个瓷花碗，看上边描画的小树、小凳、比指甲盖还小的人，人在逗树上趴的一只小蝉，蝉翅上一丝丝纹路清晰。瓷碗超薄，好像拿着就要碎似的。我轻轻捧起，透过阳光，细看上面的画。

透过瓷碗，我看到坐在正屋廊下藤椅里的章乃器。

从开始抄家，他就搬了一把藤椅坐在那里。他在看我！难道他这样看我，看了不少时候了？

他站起来了。他走过来了。他走过了我，走到影壁的时候回头看看我，人不见了。

我放下手里的盒子和宝贝，跟过影壁，他进了前院我们当营房的厢房。

我跟了进去。

◇ 5

章乃器坐在一张单人沙发里看着我。

我在他对面的单人沙发坐下。

很多年之后，这里那里，在十分有限的资料里，我读到并凑集起一个“章乃器”。

他是19世纪末生的，少年时代放弃上学去当兵，学开飞机。但是辛亥革命完蛋了，小军人生涯立刻玩完了，而高中不要他了，于是他只好进了当时国人觉得耻辱的商学校。然后这穷小子从银行练习生做起，从底层爬，然后在上海银行做事。

这是个什么人啊！抗战时候汽油短缺，他倒腾代替汽油的酒精发财。他投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要做中国好莱坞！他公开反日，和社会大名流一起被抓进监狱，险些被枪毙，在爱因斯坦等国际人士呼吁下被营救出来。伪政府威胁他做事的银行，于是银行委婉地让他带薪去英国留学，他答，我辞职好吧？他办杂志，白天做金融，晚上做杂志，一人撰写所有栏目还兼印刷。他组织党派，两个，当党派跟他自己观点不同他退出！哦，假如跟他同生一个时代，我一定会爱上他的，至少的至少，是他的钢杆粉丝！

他少年多病，于是练气功，一直练，还发明一流派，那就是我看到的他读《十万个为什么》的原因，他想用科学来解释他的发明。啊哈，至少我本可能当他的江湖弟子？！

他还是个经济学家。这位没上大学的人当教授在复旦大学讲经济，还给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做经济官员，同时反对国民党的腐败，于是国民党要暗杀他，于是他流亡了，赤条条逃到香港，发现他投资的电影正在那里大赚钱！他打官司。他赢了。赢的钱投资香港房地产同时继续买古董。哦，自我成才的某些人爱用古董证明品味高雅呵呵！

就在这时，共产党秘密地派人到香港找他。好像侦探片？不，伟大史诗片！新中国要成立了，请他回来，他回来了，成了共产党第一任粮食部部长。他还是共产党宣称多党派共同执政的民主建国会领袖，这个党派云集大小资本家。他把好多古董捐给了故宫博物院。等他成了大右派，他的官运完了，他的党也把他开了。他香港公司的大陆股东资本家朋友、民主党派的现在都来跟他算账要钱。他说自己光顾革命没顾上挣钱，大家不信不饶，盯住他的古董。他的老招，上法庭。这一次宪法没能救他，他输了官司，古董全部被法院冻结了。他索性把本来藏着的古董摆出来自我欣赏。于是，我也就这样“欣赏”到了！

在沙发里面对面坐着，我对这人一无所知。我完全没想这时他快七十岁了。

“你多大了？”

章乃器先开口。

“不到十三岁。”

我答。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点点头。

“你是大右派。”我在心里说，但是不想说出口。教养让我从来不对着人脸说人家有多坏。

我只说：“你做过粮食部长对吧？”

“嗯，是我发明的新中国的粮票制度。”

“哦？！”

粮票。花花绿绿，拇指大的纸片，每个省的粮票长得不一样，有钱没粮票，你休想吃饭。全国人的嘴和肚子是这人这么组织起来的？我默然看他，这位白胖老头的脑袋上像是戴了一顶粮票做的皇冠。

“你还知道我的什么呢？”

唉，你真把我逼得别无选择了。

“我，我还知道，你是右派。”

他点点头，“周恩来总理后来跟我说，乃器啊，你的问题是太自负了。他说得对，我成为右派的原因就是自负。自负是什么意思，你明白吗？”

他觉得需要跟我这个小学生解释一下：

“自负，就是骄傲。”

对面坐着，各自沉默。

然后，我起身走了，剩下他继续坐在那里。

假如，现在我坐在他的对面，我也许会联想到，粮票，粮食征集的一体化，使中国广大农民缺乏灵活对应的招数？粮票对五十年代末著名大饥荒有责任吗？他后来怎么想？

也许，我会对他做某种精神分析。你自负吗？也许，你表面自负，看似高度活跃，掩饰自卑？你在北京做银行练习生的时候，跟在五四运动游行学生的后面但不敢加入，觉得不配，因为自己没能上大学？你是不是有多动症，从小不安分，净搞些离奇的玩意？你是不是一个如今经济天下叫“风险投资”，历史曾叫“政治投机”的天才，嗅觉敏锐于任何新动向？

但是，我从他的对面起身走掉。

慢慢地，我走出章乃器家的门，慢慢地，在胡同里走。

我困惑。非常困惑。右派等于坏人，这是无疑的。但是，骄傲等于自负，让我极度茫然。章乃器，如果只因为骄傲，自负，就该被抄家？

穿越过两条胡同，回到六公主府，我回到家，刚进我的房间，爸爸追了进来。他一脸焦虑，追着问：“你去抄家了？想过万一抄错了人怎么办？”

我看着爸爸。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爸爸已然没有任何事能教导我了，只剩下跟在屁股后面不断地追问。

“章乃器，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我反问爸爸。

爸爸看着我，慢慢反问回来：

“你们抄了章——乃——器？！”

我点头。

“他说，他当右派，是因为自负，太骄傲？”

爸爸不回答。他沉默地出去了。

我冲出家，在六公主府里乱转。遇到第一个叔叔，大白兔的爸，这叔叔是军队政治理论处长，比我爸爸强。

“你们在那里干得怎么样？”大白兔爸热心地问
“章乃器究竟是什么人？！”
没前没后，我急切请教。
“章乃器，1957年全国最大右派之一。”
“真的？”
“还能假！1957年《人民日报》第一版净是他的名字。”

我的高度困惑顿时消散了。我的革命信心回来了。“革命”以“信仰”的名义，很多时候其实基于对简单的坚信。我用不着想1957年我还不识字，“章乃器”放在我面前我睁眼不认识。

我坚定地走回去。回到抄家“章乃器”的地方。

◇ 6

还没走到章乃器的四合院，就看到门口好多围观的街坊。我走进小门口，得给往外搬东西的人连连让道。迈进二道门的时候，章乃器的保姆错身而过，问她怎么了？她一声不响地急忙下台阶，转眼，消失在门洞。

正院里，人们正忙着搬家具，往大箱里放古董。很多蓝衣服的人。好多面孔没有见过。

“这么一会儿工夫这里怎么了？”我问一个真红卫兵姐姐。

到这里的革命真红卫兵，分别来自大街上一个男校，一个女校，比六公主府的我就大一两岁吧，但我自动认定这些哥哥姐姐是革命领袖。我不认胡同造反群众。

“给章乃器换个小地方住，这所大房子还给国务院！”红卫兵姐姐说。

听见一声轻微的咳嗽，超熟悉，回头一看，我爸居然跟来了！不只是他，还有其他爸爸们。哦，他们来参观革命现场，来晚了就看不到了。爸爸们背着手到处转，在搬运中不做声地看。

章乃器的女儿和儿子也跟着搬东西。

章乃器，仍然坐在走廊下那张藤椅上。老花镜和宪法都没了，动不动闭着眼。几个六公主府跟屁虫小女孩儿围着他嚷嚷，拿他当玩具。一小女孩把圆珠笔油从笔芯后面抠出来，倒在他白胖的脸上，有滋有味地给他画一副蓝眼镜框。

就在这时，一个红卫兵提着皮带从死角小屋里跳出来，大声嚷嚷：“保姆哪？！保姆在哪里？”红卫兵少年围上来。

“放她走了啊，刚放走的，右派不需要保姆。”

“章乃器的妻子刚交代，”提皮带的红卫兵说，“这个保姆是个地主！”

“啊？！地主！我们放走了地主？”全体傻了。

“我在门口看到她来着。”我插嘴。

“她去哪儿了？”

“不知道。”

“哦，她说要回她女儿家……”一个红卫兵说。
“把地主追回来！”一瞬间，做了集体决定。

派出追地主保姆的红卫兵，两男生，两女生，两个中学的。小学生我紧紧跟着红卫兵哥哥姐姐跑。

我们跑出小门，跑进胡同，没有看到保姆人影！我们跑上大街，气喘吁吁追着进站的公共汽车。红卫兵哥哥姐姐跳上前门，我追着车跑，后门关闭的时候扒了上来。领头的男校哥哥在车前面对售票员喊：“没带钱！我们追地主！”

全车的人都敬畏地看他。他们免买车票。

我在后门对售票员说：“我也是去追地主的。我也没带钱。”

我觉得乘客们的目光从敬畏改X光，能看穿我军装口袋里有五毛钱。

我们直奔北京火车站。

车站广场人头汹涌。走的旅客，到的旅客，被戴红卫兵袖章的人拿着剪子拦住。女人长辫，男人窄裤腿都在被剪之列。地上到处盘横着黑辫子，发着幽光，好像死蛇。我的脚得不断跳过“死蛇”。高音喇叭在头顶响彻：“革命旅客！破四旧！立四新！革命旅客！”

快步地，我们在候车室大厅里走。在一排排长椅子中间梳子齿一样向前捋着搜“地主保姆”。一边搜查，我一边暗自祈祷：最好别搜到，最好别搜到啊……

搜完一个候车室，我们又搜另一个，真的没看到地主保姆。

红卫兵哥哥姐理了一下侦探思路，全部线索是“地主保姆”说要回女儿家，她女儿家在远郊。于是派我把守远郊车检票口。

我站在蓝制服检票员身旁。我一身黄草很是出色。下楼梯去站台的旅客都看看我，而我看检票员手中检票器给车票咬出的缺口，从来没看过呢，检票器这叫锐利，缺口这叫不含糊！我看得入迷，哦，我该看的是人。

一个瘦竹竿男人带一个老太太走过，竹竿男人一肩扛个大行李包，一手搀着老太太。老太太一对粽子小脚，一只胳膊被竹竿男人手拎住，一只手扶着楼梯的栏杆，斜着身子，慢慢往下挪小脚，这让我看了老半天。

我摊摊手报告：“我什么都没有发现。”他们，红卫兵哥哥姐姐说，在所有候车室也都没发现什么。我们临时的头儿，男校哥哥到总调度室去了，我紧张地盯着那个门，门开了，他兴奋地出来了：“走！上她家！把她抓回来！”

太棒了！——这就是我一直在暗自祈祷的：让我坐坐火车吧！

北京火车站离我家公共汽车两站路。无数次，半夜时分，我听着火车汽笛声入梦，在梦中见远山飘浮着云。但是，我从来没有坐过火车。我好想好想坐火车啊。

火车超挤。坐满人。站满人。

我们跟一个被押解回乡的反革命分子坐在一起，一个警察带他。怕他半路跳车，双层窗放死了，这堵住我想把头伸到窗外迎风招展的幻想。这个反革命一只眼长得怪，金鱼似的暴着。

硬座车过道和我们的椅子后面，乘客正在说红卫兵剪头发的事，我们探身参加车厢里的讨论。一个乘客说，他从外地回来，前面坐的那辆车上有个新疆女人，好多长辫，在快进北京时候红卫兵上车执行“立四新革命行动”，要她绞辫子，死说活说，她就是不肯，从飞驰火车的窗中跳出去了……

我们的火车在飞驰中，一列火车从对面呼啸而过。

全体沉默，然后，全体喃喃……实在做得太过分了。

车窗外，看不到灯光了。车出京城了。我在拥挤的火车里溜达，放松腿。

我看到粽子脚的老太太，她坐在车厢之间的地上，独自一人守着曾在竹竿男人肩上的大行李包。

我挤回座位，一个女校姐姐换我坐下，她去溜达。我把头低下来，我对长得丑陋的人不敢正视，我不想看“金鱼眼反革命”。立刻，女校姐姐跑了回来。

“有人撞掉一个坐在地上的老太太的头巾！露出大秃瓢儿！”

“嘿！”乘客一起出声。

全体乘客不言自明，被剃光头的一定是坏人，坏人地主都从城市被赶回乡下，这肯定是个被赶回乡下的老地主婆！而所有人也都知道革命决定：赶回乡下的地主不许坐火车！

乘客转过头来看定我们。看红卫兵。

我们临时头儿，男校哥哥站起来了，挤过乘客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火车停下来，是一个小站。

火车又开动了。外面一片黑。

男校哥哥回来了，两手支撑两边的座位对车厢宣布：

“列车长让老秃瓢滚下去了。”

火车在黑夜中继续行进。外面漆黑，偶然，闪过一点孤灯。

一个“反革命”正用火车被押解回乡。一个“地主婆”被赶出北京并赶下火车。几个红袖章少年人乘着火车要把一个“地主保姆”追回北京。

我为什么对我参与的一切没有任何面对呢？！

如今痛悔什么都来不及了。

半夜时分，我们跟“金鱼眼反革命”和警察在同一个小站跳下来。

火车一开走，我们全体掉入黑暗，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押送回家的“金鱼眼反革命”熟悉路，给我们指了方向。于是大家起沿着脚边的铁轨，朝同一个方向走。

一边走，我们的临时头儿和另一个男生一边解下腰间的皮带抽“金鱼眼反革命”。黑暗中，只听皮带和呼喊，肯定把这家伙抽急了，突然间金鱼眼出手了，把临时头儿打一边去了，把警察也打一边去了。三对一，可以听到男的在铁轨中间大打出手，混战一团，我们女生只有尖叫的份儿，黑暗中拳头落在我身上，皮带，嗖，抽到我脸上，巨辣疼……

我立刻逃！我跳上路基，摸着树逃……看到模糊的灯光，朝着灯光的地方跑。

我跑到很多朦胧的光圈里，看见好多个列宁大头在晃，伴随行进的宏伟音乐，我大喊：“有人吗？有人吗？快帮着抓反革命啊！”

立刻涌上来好多模糊的影子。

带着人影往回跑，影子很快甩掉我跑到前头去了，我跑不动了，蹲下来，大口喘气，很多影子围上来，我听见人声：“抓住了！抓住了！”

原来我遇到露天看电影的观众。

我被领到一面镜子前，模糊看到一张走形的脸，一只眼肿得老高青紫，一条细缝，皮带捎了一下就这样？端详着丑陋的自己，不敢想象对一个人猛抽。工厂医务室医生给我戴上一只眼罩。

听说“金鱼眼反革命”在群众帮助下跟着警察一起继续老实走。而我本能逃跑的方向，居然方向正确，就是“保姆地主”女儿的地方。

这一年夏天，在满十三岁之前，我这一生的大罪和一生必做的自我救赎，都被注定了。

我在一个空公寓里醒来。黎明的微红，染着窗外一根根烟囱，粗大的横向管道，微红染着远处一道道青山边缘，染红近处一座座火柴盒楼房。这种抹杀个性的板楼，后来遍布京城，遍布全国，在急速膨胀的全世界林立。

在戴了一只眼罩的我看来，一切好新啊，规划得这么整齐。

这里是化工厂。通过工厂——统称“单位”，一点也不难，我们找到“地主保姆”的女儿。一点也不难，我们能找到“地主保姆”。

单位办公室老领导说，根据档案看，女儿出身“中农”，那么保姆不可能是地主啊。单位办公室年轻那位也跟着摇头。我们交涉。我们要求看她。他们没意见。

保姆，坐在女儿家中，还是梳着老式的纂，梳得一丝不苟，穿着斜襟盘丝扣衣裳，面带微笑。回女儿家了，依然大户人家做保姆的风度。

我们跟她的女儿和女婿说，要把她带回北京查对一下。他们没意见。单位领导也没有意见。当大家这么规定的时候，她在跟小孙子玩一个从城里带回来的新皮球。

带着保姆，我们往火车站走。沿水边一条小路抄近道。一些树立在水中，浓绿的树叶遮蔽头顶，树干纷纷倒映在水中。

白天，我们看得清归路，何况还有单位办公室年轻那位陪我们，京城来的红卫兵是新鲜的。

我走在保姆背后，看她的背影，看她梳得一丝不苟的纂儿，感觉很沮丧。

我真恨她是“中农”，不是“地主”。那我们大老远追来意义何在？！红卫兵哥姐一定也很沮丧，因为谁都不说话，全都耷拉着脑袋走。

我们临时的头儿落在后面，我有时回头看看，他跟单位年轻那位在边走边嘀咕什么。

临时的头儿，趟着水，跑上来了，水花溅起，他的脸在发光！

他跑近了，小声说，单位年轻那位跟他说，单位又仔细调查了，“她，”临时头儿手指独自走在前头的保姆，“是地主！”

保姆，地主，什么都不知道，在前面悠悠走着。

我凭什么相信“临时头儿”呢？他落在后面那一会儿的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怎么会在路上挖掘到出身新证据？是不是单位年轻领导嫉妒保姆的女婿而自己追求过保姆的女儿？还是什么都没发生过，只不过是临时的头儿自己也感觉沮丧，在奔跑来的短瞬之间自己编出了说法？我现在想。这一切其实多么不难想到。

为什么我什么都不问呢？

因为，我需要这个答案。我期待这个答案。

我高兴得想大笑！哥哥姐姐都禁止我笑，生怕保姆发现我们知道真相就不肯跟我们回北京了。我们好精明啊。

我憋着笑，好喜欢“临时头儿”，喜欢他说的笑话，虽然那些笑话一点不高明，我喜欢他嘲笑人的样子，骨子里不带恶意。我的喜欢是临时的，是跟着一路追人的即兴感觉。

随着追回保姆，感觉在迅速转移，我们突然面临：

把追回来的“保姆地主”交给谁？！

◇ 8

黑色小门正中交叉着白色封条。“章乃器”被搬走了。

我们研究封条上面“红卫兵总部”的红色印章。红卫兵哥哥姐姐商量说，把保姆交到红卫兵总部去？

——这可太刺激了！

红卫兵总部，就设在几个月前我还偷偷听说书的地方，就在那个神妙古怪的“东安市场”里。假如没有红卫兵哥哥姐姐，我这个冒牌货，我这个小学生，休想进那个伟大总部。

“东安市场”大门在换字。换掉了一个字，“安”换“风”，成了“东风市场”。一个字改了天下。“东风”是全国人民大唱歌词的领引。“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东风压倒西风，东方战胜西方。东风是胜利是一切。

跟着真正红卫兵，跟着保姆地主，我进新东风市场大门，往大门一侧公共厕所拐。

我才发现，东风—安市场，果然藏怪，厕所后面原来还有一条窄路。走进去，尽头有一个大门，门口守着红卫兵，挨个查证件。

混在出示证件的哥哥姐姐身边，我成功地迈过了守卫！我站在大门里面了。

四周黑糊糊的，埋伏着好多大木箱，印着黑戳，粗钉加捆粗麻绳。原来商场在这里存货啊。中间有一片亮天，是一个天井。眯起眼，在大门角落里有一个木楼梯。我顺着楼梯往上爬，木楼梯在脚下嘎吱叫。

楼上是褐色木头的建筑，中间一个大方形的空，四周栏杆围起，就是我进来在下面看到的。走廊木地板翘着，好多拐角，通向不同的暗处，还有明亮刺眼的窄出口，在那些地方露出外面的不同景色。

这个场景绝对是电影里埋伏凶险的大商行。不过，电影角色的商客、伙计和化装刺客，这时刻胳膊上都戴红色标志。走来走去的男女少年，衣服分两种颜色，土黄色，蓝色。两种颜色都是好出身的标记。土黄色旧军装，标志出身“革命军人”。蓝色中山装，标志出身“革命干部”。

一个穿蓝色的少男正一边喊一边急促奔上来，堵住一个穿土黄色的少男。

蓝色说：“你们头儿在哪？我找头儿！”

土黄色答：“这儿人人是头儿，你就找我吧。”

土黄色少男，黑黝黝的脸，是踢球游泳的运动型男孩儿。

蓝色少男，脸很白，是钻书本的死用功型男孩儿。

蓝色少男的白脸涨得粉红，“好，就找你！你们打错人了！”

蓝色少男一伸手指着我的鼻子：

“你！让一让！”

我赶紧在狭窄楼板让道。我身边紧贴着过去一个少男，光着脊梁，只穿了一条短裤衩。当他走到我的前头，我看到他的后背。背上的皮肤一片片翻卷着，一条条的血迹像很多条小蚯蚓，从翻卷的肉里一个个朝下蜿蜒爬行着。

“看看你们打的！你们打了自己的阶级兄弟！”

“他是流氓团伙的！是九龙一凤的一个！”

“他不是！”

“凭什么不是？你证据在哪儿？”

“凭什么是？你证据在哪儿？”

“证据？”土黄色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红塑料皮小书，“听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土黄衣服飞快念着毛主席语录步步逼近。

蓝色被压得哑口无言。

我转身从血迹斑斑的后背逃跑。

我逃入一个明亮的出口，跑出来一看，这是一个小天地。一条窄走廊，向外可眺望都市远景，向里是一溜门和窗。从一扇关闭的门和开着的窗里发出号叫声。

我朝号叫推开门，刚一探头，冲上来一片大吼：

“把门关上！”

我贴身站立在关闭的门里。

开着的那扇窗，勾出昏暗的里面。

在房间的四角各站一个戴红卫兵袖章的土黄色或蓝色的少年，手中都拿着铜头皮带，铜头正在明亮而急促地闪动，他们在抽打房子中间的一个东西。

这算是一个少男，光脊梁，剩一条短裤，正被四面轮流抡来的皮带抽得像一只陀螺在中间急促旋转，他已经不大有人形了，这个东西号叫着：“红卫兵爷爷饶命……红卫兵奶奶饶命……哀求和兽一样的嘶喊交替着，抽打的有少男也有少女。

身子紧贴着门，我只能扭过去头看唯一的窗。

窗外，灰色屋脊的飞檐，一排神话小兽有秩序地站在飞檐上，还有明亮的天空，一群鸽子在不远的地方盘旋。

皮带和铜扣，在昏暗中是一条条明亮呼啸的龙，突然误抽到“自己人”了，因为一个男孩的惨叫加入了号叫，明亮的龙疯狂地起扑向中间！“替我们的人打！替我们的人报仇！”

……我逃了出来。

鸽子还在空中盘旋，在耳边的号叫声中，隐约地，居然地，你怎么还能听到天上一片华丽悠然的鸽哨……

◇ 9

我缩在楼下大箱子中间看门口查证件的红卫兵。出去容易，进来难，我舍不得就这么走。什么时候，我睡着了。隐约听见喊声：“还有谁！我们需要人手！”

我隐约看到土黄色和蓝色的腿从眼前闪过，我看到认识的红卫兵哥哥，临时头儿，我爬出箱子被一把抓住，是一起去抓“保姆地主”的红卫兵姐姐。

“你哪儿去了？！快！跟我们去起枪！”

枪！！我全醒了，跑着听……一个被抓来的刚交代家里藏着枪……

跑出“东风一安市场”大门，天早黑了，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了。闹市中没有车。

一辆卡车开过来，我们拦下它。爬上去发现，这是辆垃圾车。踩着垃圾爬到车的前帮。我得使劲按住军帽，不让行进中猛烈的风把它吹走。嘿！什么时候你能在深夜时分最宽广最安静的中央大道上疾驰？天下全让给你了！

垃圾车穿过天安门。穿过城南中心古商业街。垃圾车停下来了。我跟着跳下卡车帮，跟着往一个小胡同里跑。所有的小门都开着，窄路两边站满看热闹的人，就看我们吧，红卫兵别动队！

我们跑进一个小院，院子里跪着几个人，这里，那里，地被刨开，泛滥新鲜泥土气味。墙根也刨出大豁口，墙边有几个大坛子，堆满一串串旧铜钱，绿霉味蹿过土腥味直袭鼻孔。站在坛子边拿着镐头擦着汗的“街道革命群众”报告说：

“没发现枪。”

来得急，撤得快，我们只得原路退出。垃圾车不见了。截一辆空公共汽车，回总站的末班车，看来只好回红卫兵总部了。重新穿过首都的中央夜色，在公共汽车里纷纷打瞌睡了，都为没看到枪挺沮丧的。一个男孩突然站起来，摇晃着扑到车头，拍着司机的肩膀：

“拐！往那儿拐！”

“你们总部是那个方向，不是这方向……”

“叫你拐！你拐就是了！”

我张大了睡眼。

车开到我家隔壁的胡同来了。在一个雕梁画栋的门前停下来。

我的眼力在速长。知道我住的这一带有几座深墙院里住着不一般的人。但我还是吃惊地听到，居然，就在我家旁边，住着让北京1949年没动枪炮和平解放的国民党起义将领！

起义将领家的门关着。敲门。无人应答。

男孩自有男孩的智慧，他们指挥司机把公共汽车开到墙边，从车窗爬出去，翻上车顶，从车顶爬上院墙，男孩跳过墙去。

门从里面被自己人打开。

我们大摇大摆进了院。一个个屋子，灯火通明，走过各屋，

没有人，连个人影都没有。

“他妈的，被抄过了！”

“谁抄的？太彻底了！”

真的，屋子里都很空，没有东西，连张纸片都没有。

搜了一大圈，我们在正院中间相遇，面面相觑，突然不约而同喊：“中计了！”
有埋伏？

四下寂静。
“中了共军——国民党奸计了！”

篡改着流行电影的台词，自嘲着，我们只好再撤退。怎么都无法解释，要是这位国民党被党中央临时保护了，大门怎么会从里面插上？

再次回到公共汽车的时候，一男生上车前顺手捡起路边一张红色传单。

看来只有回总部了。摇晃着，无聊地听着男孩念那张传单：通报“李贵子”……外地逃来的反革命，有革命群众看见他往西直门城墙跑了……

哦，西直门城墙，我遥远的想要自杀的小时候，我发现自己是一只转世死麻雀的时候，我就在西直门城墙上！我想去西直门城墙！

我的念头遥控了全体少年？！我听见车里男女少年齐喊“西直门城墙！”
“追拿逃跑反革命！西直门城墙！城墙西直门！城墙！城墙！城墙！”

谁愿意失败地折回！谁在乎那张传单是什么时候的谣言！空公共汽车在空荡的夜间飞跑。

我们来到城墙。

公共汽车停在巨大的废墟前。这里在修地铁。北京城的历史新工程。

城墙被劈开了。站在劈开边缘往下看，凹凸的砖，好像梯子，通往看不到的大地深处。

手脚钩着砖梯我往下爬。我落在京城地下，被潮湿浓重的土气深深包围。城墙地下挖出巨大的隧道，施工电缆在泥壁上延伸着，运输建筑材料的小轨道延伸着，工作灯泡，冷清着，延伸着。

在莫测京城下面走着，倾听着大地深处，那条巨大龙王正在附近微微喘息？泥土气分明有着海的腥味儿，和龙王大闹的哪吒，脚踏燃烧风火轮的天神孩子，也是我的前世？

扒着最后的城砖，再一次手脚并用，我往天空爬。

我上了城墙。在残剩的城墙上，在宽大道路中间飞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我，闹翻天的哪吒，踢起燃烧脚下的风火轮在手中耍，风火轮变成好多降魔圈，我长出好多手好多脚，我的手脚纷纷抛出金光闪闪的降魔套圈，我的超级黑眼珠喷射红光……巨大断崖突然出现。

我顿足看自己脚下：人造的巨大深渊。

众生灵遭受的残酷命运把我带到京城远郊，带到城墙，一只麻雀的死灵魂我没有任何添加与编造，一天一夜轮回，我飞遍面临毁灭的古老都城。

回到红卫兵总部的时候，商街寂静，天蒙蒙亮。

大家到饭铺吃早点。这里执行革命政策，凡是红卫兵总部的人登记学校和姓名，白吃白喝。排在长队里，随便登记一个中学，我领到一张油饼，一碗豆浆。

一边吃，我一边听真红卫兵议论，另一个红卫兵总部正在声讨这个红卫兵总部的权威性……我不想知道这些。于是，穿过柜台，我走进厨房。

厨房中间，一张巨大的案板，白案一边，红案一边，红案剁肉馅，白案做点心。在红白案的第三边，我被光溜溜的粗胳膊沾满面粉的大师傅吸引。他用擀面杖把小面团擀薄，用刀划出两小缝，双手拉起小薄片时，哈，小片拉长了，小缝拉大了，进了滚滚大油锅，面片吱吱叫着变成金黄色，铁钩子拉上来了，就是我嘴里在吃的油饼！

在同一个红白案的第四边，正忙着审讯人。

我不能不看这个胖秃小老头。他很有点滑稽，人跪在地上，手够在案上，不大够得着，在写犯罪交代。他身后站着俩妇女，一个头发花白，一个戴眼镜叼烟卷，胳膊上都戴着红袖章，手里都拿着长木板，两人敲打胖秃小老头的屁股，肯定是“街道积极分子”。

胖秃小老头嘴里说：“写，写，写……”但是他手中那张纸上老是空着。

“让他看看榜样！”戴眼镜叼烟卷的妇女说。

俩妇女押起胖秃小老头，往大厨房后门走。我嚼着油饼跟着走。

大厨房后门外是一个小院，倒垃圾和堆煤的地方，绿头苍蝇嗡嗡盘旋，煤末黑调和酱色残汤与烂菜叶的区别。

黑糊糊的角落里，卷着一领脏席子。

妇女命令胖秃小老头掀开席子。小老头用一只手去掀，掀开一角，软软的席子又自动卷上了。就在卷上的时候，我看见一条人腿，腿的颜色惨白到离奇，一团薄薄的东西缩在脚腕。

胖秃小老头只顾专心对付席子，他用了双手，使上全身力气，这一次他把席子整个掀开来了。一个女人形的东西显现在席子底下。灰白的头发被黑色的血丝凝结成一块一块。那团薄薄的渔网似的东西，曾经是丝袜。

戴眼镜妇女吐掉烟卷并吐口痰：

“藏枪的象牙店女老板！”

“好好看看！”

花白头发的妇女吆喝。

胖秃小老头跪倒下来，吓昏过去了。他被俩妇女提起来，软乎乎的，一路拖进厨房。

他被拖到红白案子边，他醒过来了，他急忙爬到案边，跪着够到纸，抓起笔，急惶惶说：“我交代。我交代。我交代。”

他手中的笔像鸡啄米一样点着纸，点出很多小黑点，形不成任何一个字。

我的意识突然恢复，想起我们交来的“保姆地主”！

我往红卫兵总部跑。公共厕所后面窄过道里腥臭的卫生纸在空中狂舞。红卫兵总部门口没有把门的？！

我冲进去，跑上楼梯，和汹涌往下跑的人冲撞着，人是土黄色，是蓝色，或者半裸体没穿上衣。

楼上一片混乱，同样的土黄色，蓝色，在占领，在驱赶。前一个红卫兵总部被后一个红卫兵总部在接管，原总部的人被到处赶着，被扣押的趁机纷纷逃跑。

在往楼梯下逃跑的人中我似乎看见一个纂儿！我也跟着往下跑，我们和正在冲进市场的大批顾客冲撞着，大家都在嘶喊，不知道顾客为什么狂奔而入，逃命的人绝对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出，他们奔出只有风没有安的大门……外面是突然而至的大暴雨。

扑面的水汽混合着汗和衣服气味，刚才还沦入地狱的混入大雨街流。

纂儿一晃，消失在雨幕中。

我手上沾血吗？我不知道。写到这个时刻，我不知道

很多时候，我甚至忘了，完全忘记了，我有那样一段时刻。

◇ 1 1

对于不敢直面的事，我们有新办法看。Internet。

章乃器，我把名字打入 Google。他后来的命运在网上呈现。

他，从四合院被搬到单位公寓楼，但是单位住户都拒绝他入住。“和大右派住一起大家都麻烦大了！”不过住户们无法抗拒上面，于是让他住一楼，“可惜没有地下室，下地狱的应该住地底下！”

开头的时候，他在小公寓的日子很不寂寞，革命从各地来找他，要他作证他从前的朋友，从前的敌人和变成敌人的朋友，这时候统统是革命的敌人。他拒绝作证，拒绝签字，说，就算是我的敌人，这人不是坏人。

他的癌症太太死了。本来他们刚结婚就要离婚的，那女人爱玩爱乐，仰慕他的虚名，不过比离婚手续更快的是文化大革命来了，他们得挤在一起，他得守护不爱的女人死亡。

他仍然热爱洗澡，认为洗澡时候可以冥想。在那个老式四合院里他修了浴室，这时候，他到街上公共浴池洗澡打坐。两毛五分钱，脱光了，赤裸的衰老躯体，是下台部长，还是拉泔水的，一起泡入刺鼻肥皂、蒸汽朦胧的大池子浊汤里。

他继续练气功，认为定时辟谷有助健康，家人一直不让他辟谷，文化大革命来了，机会来了，当他整天在走廊下坐着看我整理古董的时候，他在绝食，练辟谷。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没有任何人想大右派要不要吃饭。这时候他买一张月票每天清晨上公园练气功，在那里他结交了下棋的朋友，为不识字的下棋人念信和写信，那些人不知道他是谁。一个善良老头。他对警察可不善。在居住地一个新来小警察想跟他横，他引用宪法，小警察说，你要是真能说，咱们到街上练去！他在街上被小孩用石头砸。

他没钱了。被法院冻结的我看到过的古董，在他被赶出四合院的时候统统被装入箱子拉走了，进了新权贵中爱古董人的手，新权贵倒了，又进更新权贵的手，古董分散入住各种小四合院的新权贵手中。

他那件灰西装肘子破了，他把口袋里的布料拆下来补在肘子上，他仍然整装出门，就好像我第一天看到他的样子。他最看不得那些老朋友——老敌人因为破落而破烂！他穿着唯一的礼服，到中南海前面徘徊，跟站岗卫兵说自己是谁，请求周恩来接见，卫兵说报告了，他坐在中央大马路的对面等待。一次一次地，眼巴巴地，等着看到周恩来出来，跟总理要任何工作！实在受不了1957年开始的漫长的越发的寂寞。周恩来，从来没有从那个辉煌大门出来接见他。

和他同住的小儿子因为政治言论进监狱了。他看楼上一家五口挤10平方米居室，毕竟他有一室一厅，于是，他提出和人家调换住处。

他，一个人，在斗室四面空壁之间，写回忆录。

他写了那个夏天。写在我离开京城追他的“地主保姆”的那一天。他被拉到“东风—安市场”。那里有一个老戏园子，被拉去的人被古戏装套住头，推到戏台上被打，互相打，“牛鬼蛇神”乱撞着，被打到晕倒，看戏的打手把倒下的拉到一边，又赶上来新“牛鬼蛇神”蒙着眼睛，蹚在黏稠的血中互相打。在冥冥的黑暗中听着台下一阵阵喝彩声。这一天有28人被打死，仗着气功他活下来……

我的眼睛模糊起来，因为，因为，他这样写：

“那个丧尽天良的夏天！

“我不怨那些孩子，他们太小，他们不懂事……”

——笔下写的时候，想着和十三岁一女孩面对面坐着的时刻吗？

流着泪，看缥缈网络载着的你曾经的撰写，我很想问你，当你写回忆的时候内心难道不在暗自痛悔吗？不在后悔你错过任何一次逃离的机会？为什么就没早一点逃离那座地狱？！难道1966年的夏天不是绝对的地狱吗？假如那不是地狱，那，什么配得上地狱的定义？！

当我迟迟地读着你的一生，我都不由得为你想到你可能在什么时候逃离。比如，日本占领时期你出了监狱，银行让你到英国留学避难，假如，你去了呢？当国民党想暗杀你，你逃跑到香港的时候，你要是留下来呢？1957年你的国家粮食部长被罢免，你的党派开除了你，你的公司股东们集体讨账，你可以堂堂正正说去海外处理财务啊……哦，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大人被杀头的，逃到海外的，少年革命军你更可以逃啊，逃到海外，继续上学，也许，后来的你，会思维更博大？

当然，也许，任何一次流亡者的你，蹒跚，失语，在天涯“中国城”里，和其他历史放逐者一样，下棋，读报，读中文报纸。你不可能，你要回归，1949年是你的一道大界限？有多少怀着不同内心抱负的生命把这一年看成绝对界限？你不可能有其他选择。而你的选择，你或迟或早的回归路，也许，难道，必然，是一起站在古老戏台上，在新革命者的欢呼下，牛鬼蛇神的自相残杀？

你说你“自负”，我形容你“多动”，这类词汇，是不是也标志着一类心理学现象，是一类“野心勃勃急不可待的机会主义”的生命症状，坚信自我选择总是对的，对，因为自我行为总是符合伦理纲常大道，或者说，以大道做自我生命的准绳。

然而，什么是大道？

你回忆的时候，也反省着你参与的吗？

你那时写你做的白日梦：

“假如，有一天我平反了，我的权力回来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全国人都改吃面包，开办国营面包房，因为做饭浪费人太多时间！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是，我要给小学老师提工资，他们最辛苦！我要做的第三件事情，把我的冥想心得告诉天下人……”

你画，描小人书：如何打坐冥想的画。

你是个一辈子都在做白日梦的人？白日梦支撑了你的生命动力？

家徒四壁之中，孤独地写着，也许，这个老孩子，快乐地看到祖父？

祖父是乡下书生，去赶考的路上看到凶恶衙役押解穷犯人，犯人大声喊冤。祖父替犯人写状子，赢了官司，却丢了考试机会和仕途，但是他高兴地回到乡下继续帮爹种田。接着，大洪水来了，房子，地，耕牛，粮食，全都落入汪洋，一家人缩在房顶发愁，眼看着要被洪水吞没了，就在这时，一叶小舟，从远处飞快划来，被他救下的穷犯人赶来了，救起他的全家。

他死了。

他熬过了“四人帮”倒台，但是他的生命蜡烛也烧到头了。

在京城医院地下室他去世了，身边没有什么“朋友”。

虽然他平反了，在他的家乡你试试问人，问大款，问外出打工人，问独生子女和白领父母，问下三代到上三代他的名字：

“章乃器。”

人反问：

“谁？”

我有什么权利追问任何遗忘的人？

我有什么权利追问任何参与的人？

在有意的遗忘和无知的埋葬下，追问在地下进行着，他的小儿子追查到六公主府那个在国务院工作过的阿姨。阿姨在无人的地方，无前无后突然对我说：“我什么都没有参与！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安静地看她。没有告诉她我在笔下揭发着。

我找过保姆。

跟着她，我走了好长一段，看着她弯腰背身，我没有勇气上前，我没有勇气惊动晚年。

我敢说吗，这样写着的时候我心怀感激，感激我和“章乃器”面对面坐过，我用最残忍的方式“学历史”，学做“人”，带感激和罪过活着其余时刻。

□ 选自《我·BOOK 1》，张辛欣 / 著，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

~~~~~

# 【不堪回首】

关于父亲的日记，无法哭泣

• 潘虹 •

（编者按：潘虹，1954年生于上海，中国大陆女演员，表演艺术家。本文摘自《潘虹日记》。其背景是：1968年4月19日，潘虹爸爸的一个耳朵被别人撕下来一大半，羞辱之中，服药自杀。第二天，潘虹妈妈去火葬场想看潘虹爸爸最后一眼。可火葬场的人不让潘虹妈妈进去，并要求潘虹妈妈跟已经死去的潘虹爸爸划清界线。潘虹妈妈只好委派女儿潘虹去处理。这里记述的是26年后对当时情况的回忆。）

◇ （1994年）4月21日 星期四

26年了，每到这一天，我总觉得冷。这来自心底来自骨髓的寒意，是26年前，我第一次迎面遇见死亡时，他留给我的。

前天，是父亲的忌日。可真正让我感知到死亡的，是26年前的今天，在龙华火葬场门口。

雕龙的烟囱，高高的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时不时“轰”地一下，冒出一股浓浓的黑烟，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

我呆呆地看着它，感觉着死亡。这就是所有人的最后归途。这不是童话故事里那条通往天堂的道路。童话里的天堂路是开满了鲜花，是美丽的，而这烟囱如此丑陋。

爸爸死了。终于还是死了。

这就是结果。我终于知道结果是什么了。

前一天的晚上，当我听到爸爸死讯的时候，心里就好像有一个结被松开了。我没有哭。我平静得不像他的女儿，甚至不像一个孩子。

作为一个二类右派的女儿，作为一个老是听大人们悄悄议论着哪一个相熟的叔叔伯伯阿姨又没了的十岁女孩，冥冥中早就在等待着一种模糊而又清晰的可怕的东西，早就知道自己的家总有破碎崩溃的那一天。

那个晚上，结果来了。这就是结果。一个预料中的结果。

可是，尽管听过那么多的死亡，有过那么多的准备，当死亡真正降临在自己的身边，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时候，总会留下一些特别深刻的东西。

对于我，那些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那么逼真那么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连一个细节也不会忘记。

那个夜晚，煤气炉的水壶上温着一碗蛋炒饭，那是留给迟迟未归的母亲。早已过了晚饭的时间，妈妈却连人影也不见，也没有一个说明她要晚归的口信请人带回。我带着妹妹和外婆面面相觑。谁也不敢问，会有什么事发生。可谁的心里都有预感，一定有什么事已经发生。

十一点多了，妈妈才回来。表情里没有什么异样，只是一件本该是淡灰色的夹衣，肩头已被屋外霏霏的冷雨淋成了深灰色。

我端蛋炒饭给她吃，她动了动筷，就打发我去睡。我刚一转身，她就对着外婆哭了。

她说爸爸死了，是自杀。昨天，吃了过量的安眠药，死了。

她说她今天去了龙华火葬场，想最后看他一眼。她在雨里站了很久，可他们不让她进。他们要她划清界线。

她回头来对我说：明天我也不能去，你给你爸爸送点东西去好吗？

好的，妈妈。我去。你别哭了。

我回答得那么冷静，连今天的我回想起来都有些诧异。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妈妈就把我叫起了床。

她打开爸爸的箱子，拿出套炸蚕丝的本白西服，一件白衬衣，一双相拼皮鞋，一双袜子，打成一个包袱，让我带去。她往我兜里塞了三十元钱，那是爸爸的一个同事打听了来告诉妈妈的，是用来收爸爸骨灰的钱。

然后，她送我上了43路公交车，把我交给了售票员。

龙华火葬场的门口，全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全都和我一样，手里提着个包袱。没有一个大成人，只有替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来承担一个结果的孩子们。

看门的老头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

我走到他跟前，他问我，“来看谁？”

我默默递上死亡通知单。他接过去。看一眼通知单，又看一眼我，说，等一下，就转身进去了。

他进去了很久，寒气就一点一点侵袭了我的全身。

他终于出来了。第一句就问我有没有给爸爸带袜子。他说他一个脚光着。

我说带了。

“胸前吐得一塌糊涂，吃药死的，是不是？”他又问。

我点点头。

他停了停，又对我说：“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妈，你爸爸的一个耳朵被撕下来一大半，挂在脸上呢。”

这一瞬间，我忽然觉得，爸爸死了，这是解脱。虽然那时的我根本还不懂得苦难的准确含义，也不懂得忍受苦难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但我的心里对生和死就有了一种极具体的感觉。

与其那样活着，不如这样死了。

这一刻，我懂事了。

我把钱递给他。他拍拍我的头，说，“回去听话一点。”我点点头。

我觉得，那种感觉，不像是一个老人在关照一个孩子什么，倒像是两个大人在达成一种默契。

高高的烟囱雕着龙，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真丑陋。浓浓的黑烟时不时地“轰”一下冒出来，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

我一路走，一路扭着头看它，心里就想着回去要听妈妈的话，别做任何让她失望的事。

父亲的死给我的不是悲伤，而是悟性。

他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年龄，甚至超越了痛苦。但也就在那一刻，我彻底失去了我的童年。这样一种生命层次的飞跃，使我比同龄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更成熟，更知道怎样打理自己。因为我知道，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少给妈妈添麻烦。

于是，就有了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捧着父亲父亲的骨灰盒，一个人坐硬席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整整三天二夜。为的，是要替她的母亲送她的父亲回他的老家。

四月的哈尔滨，松花江还没完全解冻。第一次出门，我什么都不懂，连害怕也不太懂得。只知道，这条路我一定要走到底，一定要把妈妈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好，一定要把爸爸送回家。

北方的四月，一切都是冰冷的。

松花江是冰冷的。哈尔滨是冰冷的。父亲的骨灰是冰冷的。小女孩的心也是冰冷冰冷的。

哈尔滨，这个我生疏的城市，这个与我的生命有着一份无法割舍的亲缘的地方，让我冷得彻骨。

这种感觉，一直要到很久以后，因为拍戏常常重回哈尔滨，才慢慢暖和起来。

这些事都过去好多年了，从来没有这样详细地记述过它们。今天不知怎么的，全都涌上来了。大概是前两天看了《辛德勒的名单》的缘故。

看那些灿若春花的生命，在转瞬间就烟消云散，我就在想，人类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的浩劫，那么多的灾难。看那些犹太人在那里为生存挣扎，觉得生命真是脆弱极了，任何一点意外都可能使它夭折。

我一直觉得人的一生其实就考虑两大问题，爱与恨，生与死。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依附在这两大主题上的。尤其是生和死，它们的来与去，都由不得我们。我们只好主宰生和死之间的那短短的一段时光。活着，就活好它。

可是，一个人要活得有尊严，要死得有尊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 摘自潘虹：《名人日记·潘虹独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动乱年代】

乱世逸民——记“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下）

• 章立凡 •

（上接 z k 2 0 0 8 a）

七、珍藏一瞥

康老藏书不少，但在我认识的前辈中，算不上大藏书家。不过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家中能存下几架线装书，已经是个异数了，这也是吸引我经常去她家的原因。记得天朗气清之际，罗仪凤会请来一位品貌端庄的中年妇女（据说是位修补图书的专家），系着讲究的绣花围裙，同她一起在庭院中晒书。温暖的阳光下树影摇曳，各种线装书琳琅满目，比列平摊在临时搭起的一排床板上，成为这个老派书香人家一年一度的盛事。

老人客厅里的《花间集》和荣宝斋水印的《芥子园画谱》，是我经常翻阅的。对于《毛主席诗词》及当时各种剑拔弩张的“壮词派”作品，我已经有些承受不起，更喜欢“花间派”的婉约。有次找到一本民初女词人吕碧城的词集，里面还有吕氏身着欧式淑女裙帽的玉照，以及她与胡木兰（胡汉民之女）等女界先驱的合影，使我第一次见识了民国才女的文采风姿。这位吕碧城显然是康老的朋友。

书架上陈放着康老编纂的《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是上下两册的油印本。还有一部多卷本的《万木草堂遗稿》，此书编成后交付出版，出版社认为康老的绪言对其父评价过高，倔强的老人坚持一字不改，僵持数年之久后撤回，仍旧摆回书架。

但客厅里存放的只是康老的常用书。一次罗仪凤要我帮忙整理库房（家称“笼箱房”），才见到了她家的拱壁珍藏。

这是一间宅院夹道加顶改成的密室，与卧室相通。里面布满蛛网和厚厚的尘土，看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打扫过了，只有康氏母女及其信得过的人才能进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黑猩猩的标本，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几分诡异。

以前罗仪凤曾特地给我看过一张老旧的彩色明信片，上有这只黑猩猩身着海军衫帽的留影，颇为调皮可爱。此乃其父罗昌做新加坡总领事时的宠物，十分聪明伶俐，会算术写字，号称新加坡第三十六景。说到此罗仪凤苍白憔悴的脸上，竟露出顽皮天真的灿笑，仿佛在介绍一位童年的朋友。但笑容一掠而过，她的面容重新被伤感占据，说后来黑猩猩被客人喂食冰激凌，不幸腹泻身亡，被制成标本带回国，作为永久的纪念。

动物明星木乃伊现身密室，我小吃了一惊。但真正令人震撼的，却是贴着封条的楠木书箱，箱上用墨笔写着“大藏经”三字，这就是康有为生前从陕西运回的那部碇砂版《大藏经》了。除此之外，还有一只木匣，上标“大同书”字样，至于内中装的是否康有为手稿，就不得而知了。

罗仪凤让我帮忙把一些家具抬入库房后，将门小心锁上，由于灰尘的刺激，出来时我身上已开始起风疹块。我们当时都没有谈论藏书的事，事后罗仪凤有意无意地提及，母亲已经许诺，自己百年之后，将《大藏经》等收藏捐献给国家。

康有为搬运经书之举曾惹起陕人的抗议，甚至有人骂他“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内嵌“有为”二字，寓意“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老而不死是为贼”（据说被梁启超改为“国之将亡必有忠臣，老而不死是为人为瑞”）。不过“康圣人”声明，因为藏经所在的卧龙寺保管不善，他才将经书运走的，待修补装订之后，仍将送归陕西。他回到上海后，与朱庆澜（子桥）、叶公绰等将此经增补影印流传，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界和文化界的盛事〔5〕。后来康氏逝世，原经未及送还。六十年代，王益知（章士钊的秘书）在全国政协内部的文史资料刊物上，发表文章谈康有为“盗经”故事，康同璧曾撰文辩驳，并为此与米哲沅（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发生过争议。

据康有为晚年办天游学院时的弟子任启圣记述，南海先生的“手稿计有五、六箱，经天游同学刘螭庵整理年余，成目录四本。《大同书》经钱定安校订出版，《诸天书》经唐以修校订出版。所抄之副本由徐勤带至天津，原拟交梁启超整理，时梁在病中，遂存徐家。今康同璧所存之遗书，即由徐家取回之抄本也。”〔6〕。《大同书》手稿，原系康同薇收藏，现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博物馆；康同璧收藏的其父遗书，逝世后尽归北京市文物局。

我至今还记得，康家老宅的东墙边有两间小屋，原先大约是给管园人住的，后来也作为库房使用。私产权交公之后，街道居委会向罗仪凤提出要征用，她不敢违抗，只好听任蚕食。罗仪凤带我去腾空房屋时，我发现糊窗户的纸张，全部是贵胄名流们给康老祝寿的寿幛，其中资望较低的，是一幅原东亚毛纺厂总经理宋斐卿的字。那时批判刘少奇讨好天津大

资本家，指的正是此公。这些寿幛的书法水平，有不少还高于当今名家墨宝或领导题词，但在康家只有做糊窗纸的资格。

八、寿宴奇谭

乱世之下，康家往来的客人已经不多，多属世家旧交。这些人谈吐风雅，礼貌周全，悄然而来，蹑步而去，如章诒和文章中提及的张沧江、黄万里等，记得赵君迈也曾去走动。但除非罗仪凤自己介绍，否则我是从不打听客人来历的。

曾几次见到一位关汉光老先生，偕同娴淑貌美的中年夫人及小儿子来看望老人。某日罗仪凤托我给关先生送东西，其家在西四大木仓，是一处很有规模的回廊庭院。抄家后一家三口挤住在一间小偏房内，家徒四壁，但关氏夫妇安贫乐道，过得其乐融融，不似其他落难人家那样悲悲切切，给我印象至深。

客人中有一位外国女士，是罗仪凤的大学同学，北京话讲得很地道。她很担心丈夫哈尔滨的病情，向罗讨教如何调节夫君的饮食。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月，敢在家里招待洋人，本是极其稀罕的事，弄不好会担“里通外国”的罪名。但康家一向好客，远亲近朋只要敢来，总是不亦悦乎地热情招待，惟当时来客谈论家常居多，敢涉及时政的，只限于极小的圈子。

康氏母女待客，多上红茶，平日英式的下午茶也是必喝的。罗仪凤煮红茶用的是熬中药的提梁式砂锅，她认为味道比金属容器煮出的要纯正。在我看来，这个没落中的贵族化家庭，有两件用具最奇怪，一件是康老吐痰的雪花膏小瓶，另一件就是这个砂锅。吃茶的点心是永远不变的槽子糕（又名鸡蛋糕），据父亲分析，过去康老待客全部是精致西点，现在改用这种粗点，老先生的手头一定是相当窘迫了。

日常的菜肴也十分简单，一般三菜一汤，口味清淡。厨子二陈和男佣老郭，都是年届七旬的老仆，两人的邋遢程度也不相上下。油烟尘垢把厨房熏得一片漆黑，似乎有十年以上没有清扫过了，与康氏母女一尘不染的居室，形成极大的反差。主人的洁癖和教养，阻挡不住岁月的侵蚀，更无法逆转老宅的衰败；不过到了正式宴请的场合，仍能折射出往日的容光。

康老请客，往往是根据不同对象，分批举行。记得那年老人生日前夕，罗仪凤托我向父亲发出邀请，只请我一人作陪，而且是正式的生日晚宴。赴宴前父亲颇费踌躇，那时每月200元的生活费，被造反派扣得只剩50元，时值月底，给老人祝寿又不能空着手去。最后只好买了一斤切面，用瓷盘装好，吩咐我用篆书在一张红纸上写了个“寿”字，盖在上面，提着去了康家。对曾身为银行家和政府部长的父亲而言，这大约是平生所送寿礼中最菲薄的一次。我对送此薄礼于心不安，他安慰我说，礼轻心意重，康老不会计较的。

康老见到父亲，果然十分高兴，还夸奖我的“寿”字写得好。她对父亲说：“令郎是个很有才情的孩子，他的诗做得不错，书画方面长进甚快。”父亲说：“是康老教导得好。”康老又发感慨：“可惜时世艰难，我又太老了，帮不上孩子什么忙。我在他这个年纪，已经孤身远行，去海外省父了。令郎旧学功底不错，若能出洋留学，融会中西，将来必成大器。”在那个闭关锁国比大清朝还严密的年代，出国留学是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事。

入席之后，罗仪凤来回张罗着，一道一道地上菜。这顿晚宴全部是精致的广东菜，餐具也比平日用的要讲究得多。康老一面品尝一面说：“二陈的手艺本来是不错的，现在他也老了，有心脏病怕油烟，有些菜就做不成了，还得Aunt（仪凤）亲自下厨。”

老人平日已不饮酒，这次特地开了一瓶茅台，父亲举起杯，和我一起祝她健康长寿。干了两杯之后，老人显得有些兴奋，又开始发议论：“章委员，‘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古人云‘寿则多辱’，我活到这个岁数，总认为健康比长寿重要。如果疾病缠身，‘万寿无疆’也是活受罪，不如‘永远健康’实惠。我若是毛主席，就一定和林彪换一换祝词，不要那个‘万寿无疆’……”

这又是个没法深说的话题，罗仪凤最怕老人聊这些。我有了上次惹发痰气的教训，不敢插嘴。倒是父亲很从容地顺着话头，与老人谈论起气功和养生，两人聊得很开心。传菜数巡之后，又上罗仪凤亲手做的萝卜糕，最后是我们送的那盘寿面，被做成一盆雪菜肉丝汤面端上。

餐后还有罗仪凤手制的广式甜点和水果，她真不愧是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一切安排都完美如仪，连送寿面的那只瓷盘，临走时还装上点心作为回赠。父亲告辞时对老人说：“康老，你要保重好身体！现在我们都只能当观众，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看到戏收场！”老人连连点头称是。

对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父亲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坚持把戏看到终场才阖上双眼；而康老早在1969年就撒手人寰，撇下了孤苦伶仃的罗仪凤。

九、家史秘辛

进入1968年，社会上按照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大搞“清理阶级队伍”。全国政协董竹君、秦德君两位女委员以及唐生明夫妇等均已被捕入狱。罗仪凤没有任何单位，“清理”她的大权便落到“小脚侦缉队”手中。一天她悄悄把我叫到一旁，说是街道要她交待与司徒雷登的关系。

那年头经毛泽东在《毛选》中点名批判的外国人，除了马歇尔、艾奇逊之外，就数这位前燕大校长了，而且是有《别了，司徒雷登》的专文加以痛斥的。罗既是司徒门生，在“小脚侦缉队”眼中，分量自然非同一般。掂量着这位以前住在深宅大院、衣着典雅的女人，多年积蓄的醋意，终于有了整治的机会。罗仪凤这头弱小的羔羊，无论平时如何驯服和低调，国家机器的基层组织已经张网以待。

关于罗仪凤的个人经历，我从来是不问的。以往只听父亲说过，她与罗隆基有一段情愫，但努生（罗隆基字努生）是名士风流，只恋爱，不结婚，辜负了仪凤。她曾将与罗隆基的哀怨史，写成一篇文字给父亲看，意欲公开，被父亲劝止了。此外康老曾向我谈起，日本占领时期，罗仪凤因与司徒雷登的师生关系，被关进沙滩日本宪兵队（原老北大红楼）的地下室里，老人辗转请托，才保了出来。一个弱女子，在那种地方受了什么样的刑罚和侮辱，我不敢问也不忍知道。

心力交瘁的罗仪凤，给我看一份她写的交待材料，并可怜巴巴地说：“我早已是惊弓之鸟，一向不问政治，外边的事情一点都搞不懂。她们要我交待，我从来没写过这种东西，也不知该怎么写。小东（我的小名），你得帮帮我。”

我仔细读了一遍，这实际上是一篇家史，其中有几件不为人知的佚闻。一是她的外祖南海先生，是被国民党下毒害死的（康有为猝死青岛之谜，至今众说纷纭）〔7〕；二是她青年时代的男友，被国民党逮捕，死在狱中。这段埋藏心头多年的隐痛，罗仪凤似乎从未对人

提及。她还谈到了自己的父亲，日军1914年强占胶济铁路时，罗先生是中方的山东外交特派员。他在路轨上阻住运兵车，并对日军军官说，除非强行从我身上轧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因此受阻。

罗仪凤用不少的篇幅，强调母亲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贡献了一生。这也许是她心目中唯一能够摆脱灭顶之灾的稻草，但对大字识不了一箩筐的“小脚侦缉队”而言，又算得了什么？保皇党人是国民党的政敌，用肉体消灭的手段当然狠毒，如今已改朝换代多年，敌人的敌人能放过康有一个与世无争的后代吗？

我细心地帮罗仪凤改了一遍，自认为可以抵挡一气，她感激万分地收好了。回家与父亲谈起此事，父亲感慨地说：仪凤命苦，没人能够帮她。过去我们这些朋友私下议论，觉得康老把仪凤留在身边不嫁出去，是否有些自私？后来她和罗隆基相恋，大家心中都祝福她将有归宿，但康老是离不了仪凤的，成亲之后如何安排生活？罗隆基若娶了仪凤，可能会多活几年，但要遇上“文革”这样的冲击，还会牵连到康老，这三个人能挺得过来吗？幸亏此事中断了，母女俩得以活到今天，否则作为罗隆基的丈母和夫人，不知要受怎样的挫辱？其实仪凤最担心的事，还是康老百年之后。失去了母亲的庇护，她的命运会怎样呢？

十、不幸言中

此后不久，我在学校被“群众专政”，1969年春匆匆看望了康同璧和罗仪凤一次，就踏上逃亡之路。谁知这一去竟是永别，我还清晰地记得康氏母女目送我远去时，那忧郁凄楚的目光……

父亲的担心，果然不幸言中。七十年代的某一天，我已沦为“反革命”阶下囚。某日突然来了两位外来的干员提审。与平日狐假虎威的审问者不同，他们十分有礼貌，态度也前所未有的客气，一看就知来自高级部门。问话的中心意思，是罗仪凤的历史与现行言论。还问及父亲写的《七十自述》，曾有一份副本交给了罗仪凤的事。

我心头一紧，那时已知道康老不在人世，难道罗仪凤的问题也从街道“升级”了？人家一直怀疑她是“美国特务”，莫非来提审的真是反间谍机构的人员？弱不禁风的她还要重受缱绻之苦，我无论如何想不通。对这个政权而言，她从来就是一个无害之人。

我应对危局有两条原则：一不诬陷自己，二不攀扯他人。过去罗仪凤代表康老（她模仿其母字体几可乱真）给父亲写的便函，信封落款“内详”，内容极其简单，署名处向来是“知名不具”。父亲所写的回忆录，往往会誊写数份，分别交给我和几位至亲好友保存，意在流传后世。但罗仪凤胆小，无论什么文字到她手里，读完统统“付丙”，绝无证据留存。因此任凭二位如何盘诘，我只说曾向康同璧请教诗文书画，与罗仪凤很少交谈，其他一概不知。

几年之后，又来了两三位高级提审员，其中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我那时被押数载不见美女，得此机会可享受一下“养眼”之福。来人再度命我交待罗仪凤的情况。我仍按上次的模式应付，他们很不满意，提示了一些内容，说是罗自己交待的。我想她一定是被逼供，无奈之中才说了一些东西，如果从我这里得到证明，罪名就坐实了。于是回答这几位，事隔多年，一概想不起来了。最后他们将问题一一罗列，责令我写材料。

我词斟句酌地写成一篇文字，自承因父亲关系与康氏母女相识，并大谈其家世、藏书和教养，如何令我感兴趣，故乐于与之往还云云。至于责令交待的问题，却一字未写。

交卷之后不久，他们再度光临。那位漂亮姐儿声色俱厉地申斥我：“这就是你写的交待材料？实质问题一点没写，还替你老子 and 这些牛鬼蛇神评优摆好！”在那个年月，女士一沾“革命”，无论多么美丽，都不像女人了，至多勉强算作“中性”，有的比男人还要霸气，鄙人见识多矣！正关得苦闷压抑无处宣泄，我有意挑衅一下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使用记录速度一板一眼地说：“算不算牛鬼蛇神，那可不一定。”“你这是坚持反革命立场！难道还想变天吗？”“不敢不敢，历史当然是由胜利者写的。不过是非自有公论。”我仍旧不紧不慢地回答，态度淡然。“那咱们就走着瞧！你以为……”她被我挑逗得气急败坏，正在大肆发作，还是旁边那位中年男士深谋老算，示意中止了无谓的叫板，不给我继续借题发挥的机会，又正面“教育”了几句，便草草收兵。

想不到事隔数年，罗仪凤居然仍在受审查。司徒雷登赏识过的学生，肯定不止她一个，其中还有共产党人。日本宪兵审了个把月也就完事了，到了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羁押起来反倒没完没了。这几年她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我简直不敢想象。

十一、遗爱人间

“文革”结束后平反释放回家，章伯钧和父亲已先后作古有年。我去看望章夫人李健生伯母，与小愚姐劫后重逢。我向章伯母询问罗仪凤下落，得知她受尽磨难后出狱，现已不在人世，相与唏嘘不已。

一天章伯母通知我去她家，同搭全国政协的车前往西郊福田公墓，参加康同璧、罗仪凤母女的安葬仪式。同行中有康氏世交张沧江教授、全国政协的一位女干部及一两位康家故旧。那位寄居康家多年的神秘林女士也来了，她已白发苍苍，背也比以前更驼。小愚姐似乎是去了四川，没能给康氏母女送行。章伯母和我一路上沉默着，种种回忆沉浮于脑海……

到了福田陵园，只见满园都种上了果树和葡萄，俨然已成果园。里面没有一座墓碑，据说在“文革”中全部推倒了，现在还没有恢复。比起青岛人将康有为的墓地掘开，将带有白发的头骨游街示众，这里的“破四旧”还算是文明的。墓地工作人员已挖开一个坑，说这就是康家早年订下的两个寿穴之一，因下面已有她夫君罗昌先生的棺木（原墓碑已不知去向），坑挖得很浅。张沧江和另一故旧步测了一下，认为定位准确，就开始落葬。

陪伴罗仪凤到临终的林女士，颤巍巍地打开一个绸布包袱，两只骨灰盒显露出来，我的心一下子揪紧，难道这就是十一年来反复思忆的老人和她的爱女？康老的骨灰盒较大，罗仪凤的很小，入穴之后，静静地偎依在母亲旁边，令人不胜伤感。我立在穴旁仔细端详，镶在盒上的两张小照片，康老仍是那样慈祥而从容，罗仪凤则露出平素难得一见的笑靥，是我所见照片中最美的一张。才情绝代、相依为命的两代名媛，就此长眠地下，与千年黄土为伴了……

填土之后，窄薄粗糙的小碑立起。这不知是从哪座荒坟上扒来的一条残石，连毛背和残边都没有修整，就在正面草草刻上“先 父罗昌 母康同璧 之墓 儿罗荣邦敬立 一九八〇年七月”字样，权当作墓碑了，上面竟没有罗仪凤的名字。据张沧江说，一直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的罗先生现已风瘫，无法亲自前来为母亲和妹妹安葬。

由政协女干部倡议，全体人员“向康同璧委员三鞠躬”，礼成。章伯母取出事先备好的两束鲜花，与我一同献上。张沧江将墓碑拍照，说要寄给康老的儿子。他对墓碑的粗陋表示

了不满，要求重新换过。我注意到，女干部自始至终没有提罗仪凤的名字，仿佛她根本没有存在过。

1949年鼎革以来，万象更新。但不知何故，无论生人死者，等级反倒更加森严细密。大凡有些政治名分的，夫妻如不在同一行政级别，即便是全到马克思那里报了到，也无合葬之礼，子女就更不必说了。据说李大钊之所以没有移葬八宝山，就是因为合葬的夫人赵纫兰女士是位家庭妇女。罗仪凤没有任何行政级别，这次附葬入土已是网开一面，虽碑上无名，总算是照顾到了母女之情。我自问从来不是一个守旧之人，此时反觉封建礼教也有合乎人情之处。

归途中章伯母与我依然沉默着，望着窗外飞快掠过的绿树青山，往事又一幕幕闪回眼底，不禁想起前人诗句：“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尘归尘，土归土，亡者已矣，生者还得面对解读不完的人生……

行文至此，悲从中来，抓起电话欲向小愚姐诉说，只说了一句便泣不成声……电话那头只听她说：“我写每个人都要哭上好几回，哭出来就好多了……好人都走了，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

十二、物是人非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半个多世纪过去，康同璧等当年大声疾呼保存下来的文化古都，已经物是人非，老城墙拆得只剩下短短两段。八十年代初我曾到北新仓康氏故居前凭吊，院内住的已是一位开国元勋的亲属，门面也比以前气派多了。近年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四合院破坏殆尽，勋戚也已辞世。近日又去寻访那个花木扶疏的古老庭院，只见冰冷的水泥森林中，有一片未竣工的工地……

就在本文行将杀青的2003年12月13日，我和小愚姐专程前往福田公墓，凭吊康同璧母女。二十三年过去，荒凉的墓园已修葺一新。附近极不协调地矗立着十几座卫星接收装置，仿佛要用这现代化的科技，建立一条与在天之灵对话的通道。

年轻的公墓业务小姐，茫然不知康有为及康同璧是何许人。经她热心帮忙用电脑检索“罗昌”，我们在墓地沟北五组“称”字区，好不容易找到了当年那块小墓碑。在成片规制宏大、做工考究的丛冢辉映下，越发显得弱小孤伶，类同荒冢。这就是当年出力保护过偌大一个北京城的人——南海康有为先生之女康同璧女士，偕同夫君罗昌先生以及爱女罗仪凤小姐的长眠之地。

姐弟俩含泪用纸巾擦拭着蒙尘已久的碑石，这也许是我们作为那个时代的幸存者，所能给慈爱的老人和苦命的仪凤姑姑的一点点报答，尽管她们留给人世间的爱，是那么深厚无私……

墓的左侧还有一块预留的空地，查阅当时的登记资料，罗仪凤早在1956年就买下了两个墓位，一个作为父母合葬的寿穴，另一个显然是留给自己的，也许还包括她未来的夫君，那时她对自己的生活一定还存着某种企盼。不幸的是，她还没来得及享受个人的幸福，就被一个时代碾得粉碎，甚至未享受到预定的安息权利。而是作为一个没有姓名的女孩，和慈爱的父母相拥在一起入睡了……

事隔多年，罗仪凤为自己预留的墓穴，早已因欠缴国家的土地使用费而收归国有了。仅存的这块墓地，由于罗氏在国内没有后代为之续费，合法性也岌岌可危。我和小愚姐向管理人员提出，愿代为缴纳积欠的费用，使长眠的逝者免受打扰，他们深表同情。但由于我们不是亲属，能否如愿，尚有待于请示领导。

康同璧是历史名人的后代，她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半个多世纪前，她和其他社会名流们，曾努力保护过北京这座历史名都；她贡献给这座城市的，还有自家的恒产和收藏。我不知道，作为中华民族博大文明代表的北京城，可否容得下这家人最后的埋骨之地？

康老生前，常常会 and 女儿一同背诵一首散曲，记得最后几句是：“五百年后修仙入道，还要那才子佳人，世世把香烧。”多少年来，康氏母女落葬的一幕始终萦绕心头，骨灰盒上的照片仍在对我微笑……香销玉殒之后，那里已是最后的魂居之所，但还有谁记得她们，会献上一瓣心香祭奠斯人呢？

我不时遐想，也许某个寂静无人的时刻，母女俩会出现在墓地的林间月下，相对品茗吟诗，笑看红尘，回忆着太平花开放的时节……

2004年2月25日？风雨读书楼

注释：

〔1〕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客居北京城南米市胡同南海会馆之汗漫舫，于京师无宅第，不久亡命海外。彼时光绪恐无赐花闲情，纵有赏赐亦难留存。宣统复辟时，康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曾“陛见”溥仪，例应有所颁赏。时康同璧夫君罗昌已在北京供职，当有栽种之地。

〔2〕“红羊劫”是一种历史讖纬之说。南宋柴望在《丙丁龟鉴》中认为：在每一甲子的六十年中，凡逢丙午、丁未之年，社会上就要发生一次大劫难。据其统计，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至五代汉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947年），共经历二十一次丙午、丁未之年，均发生了动乱或天灾。因丙属火色赤，未为羊，故称“红羊劫”。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虽未发生在这两个年份，但由于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的姓氏关系（洪、杨），亦被附会为“红羊劫”。“文革”发动之年（公元1966年）正值夏历丙午，康同璧认为也是“红羊劫”。

〔3〕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245页。

〔4〕毛泽东曾在为新华社写的述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中提及此事，见1949年2月3日《人民日报》。

〔5〕内嵌“有为”二字，寓意“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老而不死是为贼”。据说被梁启超改为“国之将亡必有忠臣，老而不死是为人为瑞”。

〔6〕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244页。

〔7〕关于康有为之死有三说：一病故；二被前清慈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毒；三被国民党特务下毒。前一说为正史说法；第二说理由未必充分，盖康氏晚年支持清室复辟，戊戌变法时的恩怨已发生变化；第三说迄今未见任何史料记载，但因系康氏后人自述，值得重视并有待史家考证。

□ 来源：《温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